



# 宗密之禪宗史觀

幻生

## 論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

(續上期)

### 四 荷澤宗

關於荷澤宗的歷史與思想，宇井伯壽在「禪宗史研究」一書中，已有詳細論述；胡適在「神會和尚遺集」一書裏，也有專題研究。這些都可做為參考。依據宗密自己所說，他的禪宗法系是傳承於荷澤宗的。所以，他在禪門師資承襲圖中，從達摩到神會，由神會到益州南印與遂州道圓的法系圖，寫得非常明白，荷澤宗確是傳承曹溪宗旨的正統法系。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，與圓覺經大疏鈔，記述荷澤宗的歷史如下：

#### 一、禪門師資承襲圖說：

荷澤宗者，全是曹溪之法，無別教旨。為對洪州宗傍出故，復標其宗號。承稟之由，已如上說。

然能和尚滅度後，北宗漸教大行（亦如上叙），因成頓門弘傳之障，曹溪傳授碑文，已被磨換。故二十年中宗教沉隱（大師遭百種艱難等事，皆如先所呈畧傳。廣在本傳，他日具呈）。天寶初，荷澤入洛，大播斯門，方顯秀門下師承是傍，法門是漸。既二宗雙行，時人欲揀其異，故標南北之名，自此而始。

問：既荷澤為第七祖，何不立第八，乃至九、十？後既不立，何妨據傳衣為憑，但止第六？

答：若據真諦，本絕名數，一猶不存，何言六七？今約俗

諦，師資相傳，順世之法，有所表。如國立七廟；七月而葬；喪服七代；福資七祖（道釋皆同）；經說七佛；持念遍數，壇場物色，作法方便，禮佛遶佛，請僧之限，皆止於七。過則二七。乃至七七，不止於六，不止八九。今傳授儀式，順世生信，何所疑焉！

故德宗皇帝，貞元十二年，勅皇太子，集諸禪師，楷定禪門宗旨，搜求傳法傍正，遂有勅下，立荷澤大師為第七祖。內神龍寺，見有銘記。又御製七代祖讚文，見行於世。（**卍**續一一〇·四三四A——B）

#### 二、圓覺經大疏鈔說：

大師承南宗能和尚，後於東京荷澤寺，時人皆云荷澤和尚。和上姓萬（高？）。頂異凡相，如孔丘也。骨氣殊象，總辨難測。先事北宗秀三年。秀奉勅追入，和上遂往嶺南和尚。和尚行門，增上苦行，供養密添象瓶，斫冰濟象，負薪擔水，神轉巨石等云云。策身禮稱，燃燈殿光，誦經神衛，律窮五部，禪感紫雲。因洛陽詰北宗傳衣之由，及滑臺演兩宗真偽，與崇遠等，詩（持？）論一會，具在南宗定是非論中也。便有難起，開法不得。

然能大師滅後，二十年中，曹溪頓旨，沉廢於荆吳。嵩嶽漸門，熾盛於嵩嶽（「嵩嶽」，畧鈔作「秦洛」。）普寂禪師，秀弟子也，謬稱七祖，二京法主，三帝門師，朝臣歸崇，勅使監衛，雄雄若是，誰敢當衝？嶺南宗途，甘從毀滅。

法信衣服，數被潛謀，事如祖章；傳授碑文，兩遇磨換。據碑文中所叙，荷澤親承付屬。誰敢因循，直入東都，面抗北祖，詰普寂也。龍鱗虎尾，殉命忘軀。俠客沙灘，五台之事，縣官白馬，衛南盧鄭二命文事，三度幾死。商旅縲服，會易服，執秤負歸，百種艱難，具如祖傳。達磨懸絲之記，驗於此矣。因淮上祈瑞感，炭生芝草，士庶咸覩，遂命建立，無退屈心。又因南陽答王趙公三車義，名漸聞於名賢。

天寶四載，兵部侍郎宋鼎，請入東都。然正道易申，謬理難固，於是，曹溪了義，大播於洛陽，荷澤頓門，派流於天下。然北宗門下勢力連天，天寶十二年，被譖聚眾，勅黜弋陽郡，又移武當郡，至十三載，恩命量移襄州，至七月，又勅移荊州開元寺，皆北宗門下之所毀也。

至乾元元年四月後，頻告門人，令數問法，再三深歎無爲一法。五月十三日，中夜示滅，年七十五。其夜山南東道節度使制州刺史李廣珠，見大師座空中過。空有聲云：往開元寺，迎神會和尚去云云。二年，遷厝於東京龍門，置塔。寶應二年，勅於塔所置寶應寺。大曆五年，勅賜祖堂額，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。七年勅賜塔額，號般若大師之塔。

貞元十二年，勅皇太子集諸禪師，楷定禪門宗旨，遂立神會師爲第七祖。內神龍寺，敕置碑記見在。又御製七祖讚文，見行於世。（**記續一四·二七七b—c**）

依據禪門師資承襲圖所記，其目的有二：一、對於新起而擁有很大勢力的洪州宗，主張荷澤宗爲正系；二、對於曹溪下之各派，意圖確定神會爲第七祖。所以，宗密指洪州宗爲傍出，稱荷澤宗才是傳曹溪之正法。

慧能滅後，北宗漸教大行，成爲頓教弘傳的障礙；而曹溪傳授的碑文，也被人數度磨換。開元八年（八二〇），神會因勅命住南洋龍興寺，當時在洛陽鼓吹禪風的，是具有很大勢力的神秀弟子義福與普寂。尤其是普寂，稱爲「二京法主，三帝門師」。那是北宗禪的全盛時代。天寶初年，神會入洛陽，指責北宗禪的系統爲「師承是傍，法門是漸」。

禪門師資承襲圖，有一問答。問既以荷澤爲第七祖，何以不立第八、第九、第十祖？後既不立，何妨依傳衣爲憑，但止第六？宗密對於這個問題，以真俗二諦相答。他說：就真諦立場而言，本來是絕名數之相，根本無第幾祖存在的；但就世俗立場而言，師資相承，順世俗而立七祖。他並舉例說：如國立七廟，七月而葬，喪服七代等等，都以七爲數，故立七祖。宗密的這些舉證，看來冠冕堂皇，但若仔細地深究，實質上他對問題的核心所在並未答復。依宗密所記，爲了確定荷澤神會爲第七祖的事實，貞元十二年（七九六），德宗皇帝勅皇太子集諸禪師，楷定禪門宗旨，搜求傳法的傍正，遂勅以荷澤神會爲第七祖。在神龍寺裏，尚有銘記及御製的七祖讚文存在。禪門師資承襲圖的這段記述，與圓覺經大疏鈔所記，大致相同。

圓覺經大疏鈔所記神會傳記，無圓覺經畧疏鈔卷四所記神會傳記對勘，文字上是有不少增減出入的。一般說，畧疏鈔是依大疏鈔刪節而成的，宗密在刪節過程中，也做了不少文字的修改與增補，並非完全刪錄而成。現就大疏鈔來論神會的傳記。

荷澤神會，俗姓高，襄陽人。現存的圓覺經大疏鈔印成俗姓「萬」，萬字顯然是一錯字。宋高僧傳說：「釋神會，姓高，襄陽人也。」（大正五〇·七五六下）祖堂集也作如此記載。足證神會姓高而非姓萬。

神會的相貌，大疏鈔說：「頂異凡相，如孔丘也。骨氣殊衆，總辨難測。」至於他的幼年及其出家因緣，宋高僧傳說：「年方幼學，厥性惇明，從師傳授五經，克通幽蹟。次尋莊老，靈府廓然。覽後漢書，知浮圖之說。由是於釋教留神，乃無仕進之意。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顯元法師門下出家。」

神會親近慧能的因緣，據宋高僧傳記載，他聽到嶺南曹溪慧能宣揚禪法，許多道法學者均去南方求法，他也隨着大家而去南方。大疏鈔與畧疏鈔都說：「先事北宗秀三年，因秀奉勅追入，和上遂往嶺南和尚。」這說明神會未去南方之前，他已親近過北宗神秀三年。大疏鈔卷二也說：「如荷澤和尚，先依此宗六祖大通和尚，後往曹溪承稟南宗。」（**記續一四·二四三c**）神會未

見慧能之前，他先師事神秀，而後才隨象南下見曹溪慧能的。依據圓覺經大疏鈔所記，六祖壇經說神會十三歲從玉泉寺去見慧能，大抵是事實。

神會初次見到慧能，他與慧能之間的論法問答，禪門師資承襲圖說：

和尚問：知識遠來，大艱辛，將本來否？答：將來。問：

若有本，即合識主！答：神會以無住爲本，見即是主。大師云：遮沙彌爭取取次語。便以杖亂打。神會杖下思惟，大善知識歷劫難逢，今既得遇，豈惜身命？（**正續**一一〇·四三

三 b —— 四三四 a）

圓覺經畧疏鈔卷四，記載神會與慧能的問答，便將禪門師資承襲圖之文，予以簡畧化：「答無住爲本，見即是性，杖試諸難。」（**正續**一四·一三一 b）如果只讀畧疏鈔之文，則不能明確地把握其大意。祖堂集卷三神會傳記，所記神會與慧能的問答，完全引用禪門師資承襲圖之文。

神會見過慧能之後，他又回到北方，參學旅遊，並到上都受戒。直到景龍年中（七〇七——七〇九），他才再度南下，親近慧能。慧能知道他已純熟，遂密授語錄，傳法給他了。圓覺經畧疏鈔及禪門師資承襲圖，均記「達磨懸記」之言，說明六代以後，命如懸絲，遂不將法衣傳出。

關於神會的行門，圓覺經大疏鈔與畧疏鈔都說，增上苦行，律窮五部，禪感紫雲。開元二十年（七三二），他在滑臺大雲寺，點燃了排擊北宗之火，論辯兩宗的真僞。圓覺經大疏鈔說：「因洛陽詰北宗傳衣之由，及滑臺演兩宗真僞，與崇遠等持論一會，具在南宗定是非論中也。便有難起，開法不得。」圓覺經畧疏鈔說：「因洛陽詰北宗傳衣之由，乃滑臺演兩宗真僞，便有難起，開法不得。」（**正續**一四·一三一 b）比較大疏鈔

與畧疏鈔所記，大疏鈔的「與崇遠等持論一會，具在南宗定是非論中也。」胡適在其「神會和尚遺集」——「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」一文中，指出「具在南宗定是非論中也」十字，原爲夾註（見「神會和尚遺集」三三七頁）。這一夾註，便是指獨孤浦所撰的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」。

該論說：

於開元二十年正月十五日，在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，廣資嚴飾，昇師子座，爲天下學道者說：梁朝婆羅門僧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國國王第三子，小小出家，智慧甚深，於諸三昧，獲如來禪。遂乘斯法，遠涉波潮，至於梁武帝。……達摩遂開佛知見，以爲密契；便傳一領袈裟，以爲法信，授與惠可。惠可傳僧璨。僧璨傳道信。道信傳弘忍。弘忍傳惠能。六代相承，連綿不絕。

又見會和上在師子座（上）說：「菩提達摩南宗一門，天下更無人解。若有解者，我終不說。今日說者，爲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，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。（見「神會和尚遺集」二六一——二六四頁）

（未完待續）

## 謝冰瑩名著

### 「從軍日記」「紅豆」等再版印行

女作家謝冰瑩老居士自從一九二八出版「從軍日記」以來，作品甚受中外讀者歡迎。（女兵自傳，從軍日記，新從軍日記，紅豆等曾被譯成英、法、日、韓等國文字。）最近「從軍日記」由東京龍溪書舍複印出版，「紅豆」由台北象文圖書公司三版出書，「碧瑤之戀」，由台北力行書局三版發行，後兩書均爲二十餘年前之長篇小說，其中主角均爲佛徒，故事曲折，結構緊湊，描寫生動活潑。本書作者其他著作尚有散文、遊記、佛教故事、短篇小說等近六十部，頃聞「新從軍日記」，「在日本獄中」二書，亦有方業光居士在計劃再版中云。